

一百年前的成都【陆】

从4月23日至今,我们陆续介绍了《成都通览》中列举的“成都的饭甑子装过的米”“成都人的筍筍里曾经装过的蔬菜”“成都人的灶台上曾经摆放过的作料”“成都人的砧板上曾经刺过的肉”,所有这些食材造就了当时日常生活的家常味道,也正是这些家常味道奠定了今天“美食之都”的基础,那么一百年前的成都是怎样烹饪这些食材的呢——

成都人饭桌上曾经摆过的菜肴

◎阿狐哥哥/文 向以桦/手绘

前不久和朋友在成都西城一家环境还算可以的川菜馆子吃便饭,看到菜单中有一个“百年经典川菜——夫妻肺片”。没管住乌鸦嘴,告诉服务员说,百年前还没有这个菜名!服务员笑笑说,我们老板说有就是有!

那时候有没有呢?“夫妻肺片”肯定是没有的,肺片有没有存在争议,但肯定没有成型,而且上不了“台面”。还是看当时的成都“总乡约”傅崇矩大爷是怎么说的吧。

《成都通览》关于菜肴品种和席桌菜单的记载很丰富详尽,餐馆和居家菜肴都有大量的列举。餐馆部分另文再说,先说“成都之家常便菜”。傅大爷解释说:“约举数十,以见成都风俗”。本文肯定无法抄书,傅大爷的原文没有做任何分类,是“想起哪里说哪里”,只好梳理一下,将这些百年菜谱介绍给今天的吃货们:准备好餐巾纸,谨防口水流出来哦!

今天仍然在成都的家庭和小餐馆锅灶上冒着热腾腾香味的炒荤菜有:韭黄肉丝、炒腰花(片)、炒猪肝、炒羊肝、回锅肉、牛肉芹菜、冬菜肉丝、滑肉、炒片粉、泡菜炒豇豆、辣子肉、炒鸡杂、泡海椒炒肉、豆芽肉丝等。

煎炸焖烧菜有:煎鱼、烘蛋、烧鸭、肉焖豆腐、肉焖菜头、酥肉、莴笋鸡、牛肉豆腐、红烧蹄子肚子、烧高笋、炸圆子、红焖鸡、辣子鸡、烧小肠、烧牛杂、芋头烧肉、白菜苔煮肉、炸蹄筋等。

凉菜有:白肉、姜汁鸡、椒麻鸡、椿芽白肉、拌舌头、凉拌肉皮、凉拌大肠头、拌猪耳朵等。

蒸菜有:蒸蛋、烧白、蒸肉等。

汤菜有:川汤、连锅子、清汤圆子、炖鸭子、炖蹄子、冬瓜汤、炖羊杂、白炖鸡、炖心肺、菜头汤、黄豆汤、瓢瓜汤、莲花白汤、豆芽汤、带丝汤、炖羊肉、炖肘子、炖火腿蹄、萝卜汤等。

腌卤菜有:卤鸡、卤蛋、卤肚子、卤肉、卤猪尾巴等。

素菜有:炒藕、炒韭菜(花)、炒豌豆、焖豌豆、野鸡红、炒玉兰片、炒地瓜、熘莲花白、板栗白菜、炒蒜薹、炒腐皮等。

看过之后,仿佛在成都的网红苍蝇馆子走了一遭,除了水产品少一点。其实,一般苍蝇馆子做不出来这么多菜,一般家庭甚至吃货家庭也难得做这么多品种。

有两个菜得说一下:一个是回锅肉,这是川菜中资深的代表作,那时候就被傅大爷平淡无奇地排列在了家常菜中,可见已经相当普及,不再有曾经隆重的“雄鸡刀头”祭奠先人、之后再将冷猪肉切片回锅烹炒以大快朵颐的仪式感。另一个是野鸡红,这是成都地区的特有素菜,芹菜、红萝卜,还可以加上一些别的时令蔬菜,炒出来红红绿绿,使人胃口大开。1980年代我在成都某高校食堂经常吃到这个五色斑斓的菜,现在肉食多了,不知道大厨们还做不做。

还有一个有意思的现象也要说说:上述所列举的菜肴中,蒸菜很少。这是因为,在很长的时期内,成都的一般馆子基本上是不做蒸菜的,只有包席馆子和专门的蒸菜馆做。直到1930至1940年代,成都街上的炒菜馆子里设蒸锅的不到五家。专门的蒸菜馆一般不设店堂座位,卖

出堂。传统包席馆子的蒸菜是大头,占菜品的七成左右。这个原因也不复杂,行业形成的分工而已。

至于居民家庭少于做蒸菜,原因也很简单,成都柴贵。

傅氏“通览”的神奇分类法,让各个主题都不断有“柳暗花明又一村”之感。作者还用更大篇幅,列举了成都人摆席桌时的若干菜肴名称,因为是席桌,蒸菜就多了。只转抄一些有特色的菜。

火腿菜有:火腿片、火腿丝、冰糖火腿、火腿方葱、火腿豆花等。

鸡肉菜有:白油鸡片、香花鸡丝、茨菇焖鸡、粉蒸鸡、椒麻鸡片、玻璃鸡片、松仁鸡块、鸡豆花、鸡饼、鸡松、香糟鸡等。

鸭肉菜有:清蒸大甜鸭、堂片大烧鸭、板鸭白菜、烧鸭舌掌、鸭脑羹、鸭腰片、八宝瓢鸭等。

河鲜菜有:辣子醋鱼、糖醋鱼、清蒸鲢(鲢)鱼、清蒸鲈鱼、清蒸肥鱼,干炸鱼片、五柳鱼、蒜烧鲢(鲢)鱼、香糟鱼、一品鱼圆、鱼冻肉、生爆虾仁、虾饼、翡翠虾仁、清汤虾仁、虾圆、红烧鳖裙等。

猪牛羊肉类有:干炸猪(牛、羊)排、猪髓口蘑、清蒸蹄筋、蹄筋脊髓、火爆肚头、

清汤羊肚、芥末肚丝、红烧猪唇、干烧大肠、肝卷、腰卷、东坡肉、万字烧白(刀雕万字花纹)、荷叶**鮰**肉、红烧(牛)膝盖、火烧羊肉、坛子肉、樱桃肉、烧牛肚梁、清炖心片。

野味类有:野兔脯、野鸡片、炸野鸭、斑鸠冻肉、斑鸠炙脯、烧鹿筋、炙熊掌、炙鹿脯、炙鸽子、田鸡等。

海味菜有:红烧鱼翅、冰糖燕窝、奶(清)汤鱼翅、奶汤海参、麻辣海参、蟹黄鱼翅、海参杂拌、酸辣鱿鱼、红烧鲍鱼块(片)、菜头瑶柱、萝卜瑶柱、鳝鱼舌尾、奶汤鱼唇、红烧鱼唇、对虾蒸口蘑、清汤鱼皮等。

蔬菜类有:瓢小南瓜、瓢苦瓜、鲜葱竹笋、新胡豆豌豆、新胡桃肉、口蘑老豆腐、奶汤冬寒菜、红油菜苔、菜豆花、南瓜尖等。

席桌上,还配有数量巨大的甜品小吃和干鲜果品,以及可以送礼的各种便携菜肴。而且这里介绍的只是普通席桌,还有更加高大的燕窝席、海参席等,就另外介绍了。

不妙了,好多菜别说吃过,听都没有听说过。需要说一下的有:今天的成都餐馆将海蟹做成川味麻辣,有人认为是了不起的味道革新。其实看看百年前的成都饮食界前辈,他们也很善于革新,比如把海参做成麻辣、做成杂拌,把鱿鱼做成酸辣,把鲍鱼做成红烧,用四川特有的青菜头和萝卜烧干贝等等,就是当年吃货们的新潮!

今天成都人朗朗上口的几个川菜名品,在当时只有陈麻婆豆腐已经成型,它的资格老,产生于清朝咸丰年间,距傅先生写通览时已经存在五十余年,是当时的著名餐饮名片。那时候肺片做成什么样子不好说,即使有,也还在皇城坝街头用瓦盆盆竹签签零卖。当时成都著名的餐饮招牌,绝大多数没有传承下来。行业的新陈代谢很正常,吃货代有才人出,各领风骚几十年。不过再怎样变,成都的餐饮确实土壤深厚,真正够得上“文化”的层面。今天的成都人,享受着美食之都的种种福利,不要忘了百年来成都不绝如缕的味道革新啊!

成都

小胡可以说是荷花池的资深背包客

◎朱文建

荷花池曾经是全国八大综合批发市场之一,不仅成就了許多人的发财梦,同时也养活了成千上万的人。我曾经也在荷花池市场讨生活,每天早出晚归,忙忙碌碌,接触了不少的人,而给我印象最深的是背包客小胡。

有买主进的货太多,背一包提一包,实在忙不过来,就扯起嗓子喊一声:“老包!”两三个背包客就飞叉叉跑过来。货视大小和时间距离的长短而收取不同的搬运费,一块两块三块五块不等。有的买主还把几个小包打成一个大包托运,就喊一声:“打包!”小胡可说是荷花池的资深背包客,上世纪八十年代末就来荷花池闯荡。小胡为人实在,张口就笑,做事踏实能干,打的货包既好看又结实,因此好多人都喜欢喊他做事,只要喊一声小胡,他就马上跑过来。遇到搞不赢就打电话,那个时候把货送到哪,有什么货要发到哪个地方,交给他就放心得很,保证不会误事。我有好多时候甚至在哪儿收货款,或者存货款都找他去,从来没有出过半点差错,可见对他信任到了何种程度。

小胡是金堂人,开始是一个人来闯荡,后来把姐夫也喊来了。在川陕路边的荆竹片区,几个人租一套房子住,反正是单身一人,白天在市场上干活,晚上只要有个睡觉的地方就足够了。白天累了一天,晚上回到小屋数一下一天的收获,便有几分沾沾自喜。兴趣来了,买点酒菜几个人打平伙,摆摆市场上的龙门阵,发出开心的笑声,也是一件快乐的事。

这是个自己管理自己,自己给自己当老板的工作,自由自在,想去上班就去,不想去就休息一天。不过小胡很少休息,老婆在家里做农活,他得在外挣钱给儿子读书。成都到金堂这么近,但他两三个月才回家一趟,在屋里住两三天就又赶过来。有时还带点金堂的红桔、柚子、花生什么的来分享,也算是一片心意了。

只有在农忙时节,他回家的时间才长点。小胡不在的时间里,我很不习惯,好多事情都要他做,让人家反而不放心,就打电话催他:“要好久才来?”过两天,小胡就匆匆赶回来。“活路还没做完,老婆累得跟猴精一样,从来就没半点怨言。”他说这样的话时,眼里流露出爱怜和无奈。

小胡其实不小,只比我小一两岁。他在荷花池一干就是二十几年,从二十多岁到五十多岁,从这里干到了老胡,胡子拉渣,把自己的大好青春都贡献在了这里。直到现在,大家还是习惯性地喊他小胡,他照例笑嘻嘻答应,从不计较这些。荷花池市场搬迁有好几年了,小胡却依然执着地在荷花池坚守。背包的生意不好,他就改行骑电马儿拉人,帮人送货发货,见了面还是那么亲热。去年的一天,我喊他从荷花池买点东西到青龙场的家里,问他多少钱,他说:“三哥,不要说那些。”我硬拿钱给他,他硬是不收,说钱就不亲热了,接了支烟说:“有啥子要帮忙的说一声就是!”骑上电马儿一阵风远去……

幸福成都 赶花会

投稿邮箱:495108797@qq.com 养花互动热线:13608015440

植物笔记

没走多远,一棵开花的七叶树就出现在眼前

◎心岱

五月初,虽未立夏,已然初夏天了。上午有事去送仙桥的省博,站在浣花南路口,一抬头就望见对面一棵蓝花楹树,枝繁叶茂,蓝紫的花疏疏淡淡挂在枝上,开花的蓝花楹树很吸引人。想到树下去拍花吧,因手机实在是没法拍好就罢了,就远远看几眼。想起早些年初遇蓝花楹树,痴迷得拿着相机去很远的地方拍花,去过的地方有川师大、顺江路,有一年这个时节在川大望江校区遇到正开花的蓝花楹树,估计这时候花也开得很美了。这两年好像看蓝花楹树比较容易了,小区隔壁就有一棵,四月底就看到开花了,跳伞塔来福士商场门外也有几棵,每年开花的时候都会去看看,前天从那儿棵树下经过,花开得很好,总觉得一树树开着蓝紫色的树,很是梦幻。

在省博把事情办完后,就想起了博物院外左边的那片园林中的七叶树,这个时候是否在开花。曾经有一年春天过来,发现了那几棵七叶树,也去数过六片或七片的掌状复叶,一直想看七叶树的花,但从未在五月初过来过,有时会觉得看花开也是一种缘分。从浣花南路往左拐,沿浣花溪走一段路,有几年没

过来,浣花溪两岸又修整了河堤,可惜水不好。进博物院大门,左边园林已是初夏林木郁郁的景象。金黄的枇杷果实累累,挂满枝头。梨树也挂果了,虽然小得很。沿小路进去,先看到两棵七叶树,树不高,但无花,心里有些许失落,不知是花期过了,还是花期未至,到此并未转身就离开,心想既已到了此地,就随处看看。于是沿小路继续走下去,所谓念念不忘必有回响,还没走多远,所谓念的七叶树就出现在眼前,花不多,但终于看到花了。站在树下,抬头望枝叶间耸立的一簇簇白花,它的花姿,虽前些年见过图片,亲眼见到还是令人惊异。

对七叶树的认知是从书中读到的。那是十几年前读横光利一的随笔集《感想与风景》。横光利一大约是在上个世纪二三十年代在欧洲旅行过一段时间,他也到过中国。书中《欧洲纪行》那节,以日记和书信形式记录了在欧洲旅行时看见的那些自然景观和日常人事。七叶树是出现在关于巴黎的日记和书信中,频频出现,因而引起了我的注意,七叶树那时是巴黎的行道树,横光利一说七叶树叶子比花还美,他的笔下“七叶

树花穗齐整、洁白”“仿佛一串竖着的白蜡烛般的七叶花丛,在风中庄重的摇晃着”。读到这些描写不由得对七叶树产生向往,以至后来终于看到树及花,这期间已是十几年过去了。

七叶树的掌状复叶很特别,春天绿得透亮,冬日又红得极美。见到它冬天叶红的美纯属意外。那年初冬,去植物园是想看无患子的黄叶,还有蓝果树的红叶及枫香的秋叶。不得不说,成都枫香的秋叶是不及江南色彩的艳丽。那次该看的秋叶都看到了,还有鹅掌楸的黄叶也看到了。后来被路旁高大的红叶吸引,抬头望了半天,拍了好多照片,看着叶子渐渐才想起是七叶树。真是很美。

看过七叶树的花,下午我骑着小黄车沿人民南路回家,阳光耀眼。远远地就看到路旁的银桦在开花,在最高的树梢上,黄得醒目。停下来想拍花简直是妄想,树太高了,这条路上的银桦看了有二十几年了,每棵树都挺拔向上,感觉银桦树毫无城市气息,每次从树下经过都会仰望树梢。一直在想,这些树到底种了多少年了。早些年城市还比较宁静的时候,雨后路过这里有森林的气息。

种在初夏盛开着醉人蓝色花朵的美丽的开花树,许多成都人难于表述自己见到它的心情,似乎贫乏的词汇无力支撑起这场蓝紫色的梦幻,以至于许多人会这样写道:美哭了。

这种美丽的外来植物,除了醉人的蓝色花朵,也是优良的观叶植物,它有对生的二回羽状复叶,羽状的叶片通常在16对以上,每1列羽片又有小叶16-24对;这种叶片让它看上去很像含羞草的叶子,而蓝花楹的拉丁学名种加词mimosifolia的意思正是含羞草叶的意思。盛花期后,蓝花楹的枝叶加速生长,一层层的羽状叶片形成了向四周伸展如华盖一般的树冠层,柔软叶片就像绿色的羽毛,在阳光的映射下透着斑驳的树影,婆娑曼妙,醉人心魄。

寻找成都花园

每一棵植物在指尖姐姐的眼里都是最心爱的孩子

◎玛格丽特·颜 文/图



指尖姐姐的花园

月、铁线莲、天竺葵等,那么灿烂美丽,一下子就深深爱上了,像是打开了内心深处另一个世界的窗口。从此这个全职妈妈一发不可收拾,走上了园艺的不归之路。她说:“我天天都在想该买什么品种;构思该如何让花园装下更多更好的品种;我每天一睁眼一闭眼心里想的都是花儿。”在露台种花的时间过得飞快,忘了吃饭是经常的事情,也自然地把孩子的烦恼放在了一边。经常随意看一下手机,才知道吃饭的时间早已过去。总感觉时间永远不够用,常常在花园里一呆就是一天,累得腰酸背痛都不会停止。尽管指尖姐姐因为腰椎问题还住

过两次医院,却无法阻挡她对花草的热爱,对园艺的坚持和执着。

“养植物就像养孩子一样,你付出了多少就会回报多少。”可能很多园丁都有这样的感慨。每一棵植物在指尖姐姐的眼里都是最心爱的孩子,每一盆的土都是她根据不同植物的需要亲手调配的;她会研究月季的修剪、种植,如何让它们开更多的花;她把每一盆多肉养出最好的状态;她把一年苗的铁线莲养到第二年春天开出几百朵花;刚买回家时才一个桩头,发了只两三根枝丫的龙沙宝石,第二年春天开出200多朵花,修剪后又开了90多朵。最多的时候,她露台花园里有170棵不同品种的月季,她甚至把外侧屋顶的空间也都种上了欧月,开满花的枝条从墙上垂下,我都不知道她到底是怎样做到的?指尖姐姐说,她基本每天大部分时间都在露台花园里忙忙碌碌,每天光在花园里的走动超过一万步。露台上蒸发量大,每天上下午各浇水一次3个半小时,一天就需要7个小时,去年安装了自动灌溉设备,现在减少到每天一个半小时。还有,像月季是一个病秧子,每周一次的打药和施肥从未间断,极其难养的蓝色格思劳斯也开得那么好。四月的阳光,格外地明媚,和指尖姐姐一起坐在白色“冰山”的花下,彼此微笑着,心意相通,放眼周围,是热烈绽放的各种花墙、花境,令人目不暇接,突然一阵小风吹过,有花瓣轻盈地飘落,分外地美好幸福。



成都街头的蓝花楹

少有像蓝花楹一样的开花树,能够蓝得如此纯粹,蓝得让人痴迷,就是一种肆无忌惮的奔放,这种奔放会让你对它们从内心深处产生一种强烈的共鸣。

这个季节,这样的梦幻蓝紫色,还会同时出现在成都的各个地方。对于这